

王朝柱 著

世纪

逸事

名人



世纪

逸事

名人

王朝柱 著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纪名人逸事/王朝柱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
1998. 8

ISBN 7-5006-2762-9

I. 世… II. 王… III. 名人-生平事迹-中国-现代 IV.
K827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543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4.5 印张 2 插页 332 千字

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册 定价 20.00 元

前 言

我的创作天地是史传文学。

我的写作体裁主要是长篇著作。虽然在这期间也写过一些有影响的电影、电视和戏剧,但就其内容而言,仍然是属于史传文学的范畴。

在这期间——前后约有十几个年头,我也应国内外报刊之邀写过一些短篇与中篇文章。粗粗算来,有近百篇之多。只要一看文章的标题就知:仍然是属于史传文学的范畴。现从中选出十五篇,结为一个集子,取名为《世纪名人逸事》,供读者在茶余饭后翻阅。

该选集中《饲虎图》、《绝密行动》两篇是小说。熟知历史的读者一看即知:所写内容仍然有其真实历史和人物的,只是采用的是小说的写作手法。那时,我曾想用小说来反映近百年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伟人,故有这两部中篇行世,而且也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。不久,我即发现,随着时代的推移,这两部曾产生过社会影响的作品,很快就被人们忘却了。我历经深思,遂断然决定放弃用小说反映历史和伟人的路子,改为史传文学的写作。正因有着这样的经历,我把这两篇作品也收入选集中。

作者 1997年10月于京城万寿寺。

目 录

短 篇

- 一 李大钊和赵纫兰的执著爱情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戴维斯三访周恩来 …………… (14)
- 三 郭老晚年二三事 …………… (26)
- 四 24岁的左翼文坛领导者潘汉年…………… (37)
- 五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功臣——潘汉年和张冲…………… (52)
- 六 中共情报大王潘汉年的罗曼史…………… (64)
- 七 红色牧师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(82)
- 八 张学良将军往事新记…………… (94)
- 九 李宗仁“逼宫”始末…………… (120)
- 十 史迪威介入蒋宋孔的内争…………… (136)
- 十一 汪精卫的四次恋情…………… (148)

中 篇

- 一 鲁迅和“奴隶社”的青年作家…………… (166)
- 二 奇特的人生——记王昆仑…………… (251)
- 三 饲虎图…………… (309)
- 四 绝密行动…………… (370)

李大钊和赵纫兰的执著爱情

(一)

李大钊出生前就失去了父亲，1岁多时母亲又不幸病逝，他同爷爷李如珍一老一小相依为命，艰难地生活着。在二婶的劝说下，为了给家里添一个帮手，爷爷在憨头（大钊小名）10岁时，决定为他娶本村比他大6岁的赵纫兰当媳妇，李大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，本村那位叫纫兰的大姐姐就像是一尊石雕，镂刻在他的脑海屏幕上。他忐忑不安地自问：“纫兰怎么会做我的大媳妇呢？我这个小女婿可怎么当呢……这喜事又该咋办呢……”

“一定要喜喜庆庆地办！”

这是李如珍老人发下的话。办喜事那天，树义（大钊街房叔叔）奉命全权操办。他首先请了二十名鼓手，天一亮就在李家门楼旁边搭的席棚里吹个不停，数以百计的孩子们闻声赶来，把街道堵了个水泄不通；已经破旧的大门油漆一新，再贴上大红的喜字，就越发地增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；李如珍老人穿戴整洁，满面春风，站在门前拱抱双手，应酬前来贺喜的宾朋亲友；树义是今天婚礼的司仪，显得格外的郑重、威严，待到把花轿打发走迎

亲之后，他又匆忙赶到院中天地堂前，察看供桌上的祭品，点上三缕高香，准备新郎、新娘拜天地的大事了……

这天，10岁的憨头被搞得昏昏噩噩，任其他人摆布。天刚刚放亮，二婶就用心地把他装扮起来。他好奇地走到穿衣镜前一看，镜中自己的映像几乎认不出来了！他身穿特制的灰色长袍，外罩一件黑缎子马褂，头戴一顶银灰色的大礼帽……用他事后的一句话说：“真是可笑极了！”不知是谁在窗外高喊了一声：“花轿来了！该拜天地了——！”他几乎失去了自控——是谁把他领到天地堂前，又是谁扶着他在树义的唱喏下，和戴着红色盖头的新娘拜天地……他全然记不清了！但是，在洞房的门口，他手拿秤杆，翘着脚尖，挑起新娘头上的红绸子盖头，比他高一头的纫兰姑娘那羞涩的目光，和他那惶然的眼神对视的片刻情景，却永远地记在了他的心里……

（二）

纫兰进了李家门，就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。同时，他像爱护小弟弟一样，从生活到学习给了大钊极大的关怀和照顾。爷爷去世后，大钊在外求学，纫兰便独自支撑起了这个贫寒的家。由此，两人结下深厚的感情。

李大钊的故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是这一方数得着的大村庄，住着三千来口人，东西最长的一趟街足有三里多路。天完全黑了，李大钊心情沉重地走在没有行人的冷落街头，望着两边过早关闭的大门，暗自喟叹道：“故乡何时才能消停安全呢？乡亲们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夜不闭户呢……”

李大钊此次归里的心情是格外复杂的。他已经有很长一段

时间没有回家啦，纫兰怎么样了？儿子葆华已经满了4岁，该到处乱跑乱跳了吧？快满2岁的女儿星华长得结实吗？她该会比比划划地说很多话了吧……当然，他很清楚此次故乡之行不是为了省亲、访友，和妻子儿女逸享所谓天伦之乐，而是说服纫兰在家继续忍辱负重，支撑家门，抚养孩子，同意他去日本留学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因此说，他是为了较长时间告别故国亲人，才回乡里和亲人暂时相聚几日的！

告别亲人是痛苦的，和长期患难与共的亲人告别则更是痛苦的，假若是带着对亲人有某种负疚之情的告别，那则是更为痛苦。李大钊此次归里，则是属于后者的告别，他东渡日本求学，就意味着把沉重的家庭包袱，继续压在纫兰一人的身上。但是，他没有被眼下的痛苦所俘虏，却感到故乡是那样的亲切。他望着这熟悉的街道、排排的房屋，竟然又回忆起往日 and 纫兰那美好的生活……

记不得是哪一年的事啦，他只是记得义和团失败之后，洋鬼子和官兵下乡缉拿，捕杀所谓的拳匪。红灯照那年的麦收天以后，夜很深了，棉籽油灯吐着如豆的火舌，照亮了熬头的新房。熬头坐在桌前伴灯苦读，从他的面部表情的变化，完全可以猜出书中是喜还是哀。纫兰为了省油，坐在书桌对面的炕沿上，借得一丝灯光做针线活计。时间不知流逝了多少，纫兰收好手中的针线活，抬起头望了望专心读书的熬头，商量地说：

“不早了，明天再读吧？”

“不！我要把这本书看完才睡。”

“熬头！”

“你怎么又叫我熬头？”熬头很不高兴，操着大人的口吻：“记住：我的学名叫耆年！”

纫兰闻声扑嗤一下笑了。但是，当她抬起头，看见熬头故做

大人状的样子，又忍住笑，忙赔不是地说：

“是！是……我记下了。”

憨头似乎觉得这还不够，他出于懵懂的少年自负心理，蓦地想到应用其长处来树自己的权威，学着私塾先生提问学生的架子、口气问：

“你懂得耆年(大钊的字)的耆字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纫兰听后感到有点莫名其妙，摇了摇头说：

“不知道！我不认得字。”

憨头对这种回答很不满意，接着又一本正经地问：

“你为啥不认得字呢？”

“我没上过学哦！”

“你为啥不上学呢？”

“我是个女的，又不考秀才，上学做什么？”

憨头听后有些生气了，把桌上的书一合，站起身来，学着先生的样子背剪着手，缓缓地踱着步子，操着训人的口吻说：

“不考秀才就不要认字啦？这话不对！古人云：识文解理，你不认识字怎么行呢？”

“行啊，行啊！”纫兰看着生气的憨头，笑着说：“只要你能考上秀才，我就打心里高兴。”

“不行！”憨头一步跃到纫兰面前，几乎是大声命令：“我来教你认字。”

纫兰和憨头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啦，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，她不禁地想：“可能是刚才看的那本书上说的吧。”为了不让憨头生气，影响睡觉，就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我笨，学不会，你快着把这本书念完吧。”

“我不念！”憨头突然耍起小孩儿脾气，把纫兰拉到桌子的对面，强迫她坐在自己的椅子上。学着先生那副严肃的样子：“给我

老老实实地坐下！来，今天就从我的名字耆年的耆字认起。”他边说边拿起一支毛笔，在砚台里蘸好浓墨，顺手拿过一张写大字用的毛边纸，飞快地写了一个“老”字，然后抬起头，摇头晃脑，很注意抑扬顿挫地说：“这念个老字，也就是老人的老，记住了吗？”纫兰点了点头，又复述了一遍。憨头接着又在“老”字的下边写了个“曰”字，遂拿腔拿调地说：“这个字念曰，做说文讲。子曰学而时习之的‘曰’字，它俩合起来就念个‘耆’字，做什么讲呢？人过60岁称为耆。爷爷盼着我活过60岁，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耆年，懂了吗？”

“懂了！懂了……”纫兰听后感到是那样的新鲜，对爷爷的良苦用心也就越发地敬重了！由此，又引起了情感上的联想，她突然收起笑颜，格外痴情地小声说：“憨头！我要盼你活过90岁，那又该起个什么名字呢？”

憨头被问住了。他毕竟处于少年阶段，还不懂得纫兰这番问话的真情实意，他出于想在纫兰面前建立权威的稚气想法，感到答不上来就是丢了面子。因此，他先是“这、这……”的想词解释，待实在想不出答案之后，就又怒拍桌子，生气地大声说：

“你！……这是无理取闹！我再说一遍，今后，不许你再叫我憨头！”

纫兰一看憨头真的动了气，夜静更深的，又怕把爷爷吵醒，忙赔不是地说：

“小声点！叫你耆年还不行？”

耆年胜利了，坚持读完桌上的那本书后，才脱衣钻进纫兰早已铺好的被窝里，未等纫兰收拾好他学习用的东西，便困得鼾然入梦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纫兰一睁眼天大亮了，她急忙穿好衣服，用新洗好的脚布裹完脚就溜下炕来，回身看了看甜睡的憨头，暗自

说：“让他再睡一会儿吧，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晚了！”转身欲要去厨房做饭，又怕爷爷来叫憨头起床，责怪自己让他睡懒觉。纫兰犹豫了片刻，遂决定叫憨头起床。俗话说得好：年少觉多。憨头听后哼呀哈地翻了个身，吧嗒吧嗒嘴又熟睡过去了。纫兰真不忍心再叫憨头起床了，可是，她一想到那次罚憨头捣三车粪的事，就又狠了狠心，大声吓唬地说：

“哎！耆年，耆年！快起床，爷爷来了！”

耆年闻声倏地坐了起来，猛睁双眼，只见纫兰正在帮他拿衣服，转过头再向窗棂上一看，朝霞已经染红了窗纸，他噘着嘴，不高兴地说：

“起床就起床呗，干吗骗人！”

纫兰没有解释的习惯，她强忍着笑帮助耆年穿好衣服，俯身又叠好了被子，待她细心地卷着一团该洗的裹脚布时，站在炕下边的耆年却意外生气地说：

“快把这些臭脚布扔了吧！”

纫兰一听怔住了，抬起头看看耆年生气的样子，真不知这气、这话从何而来？有顷，她又想起昨天晚上耆年看的那本书，不禁地暗然自问：“这是一本什么书呢？耆年读了以后，怎么老是说些混话呢？”她为了不使耆年继续生气，以大姐姐的口吻说：

“净说些胡话！扔了怎么行？女人家长个大脚多难看！”

“一点也不难看！”耆年一步跨到近前，从纫兰手里夺过卷好的裹脚布，往墙旮旯里一扔，火气很是不小地说：“女人出不了门，干不了大事业，天天围着锅台转，都和这些臭裹脚布有关，你明白吗？”

纫兰急忙拾起掷于地上的裹脚布，边经心地收好，边有些震愕地说：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你说说看，全天下哪有不裹脚的女人呢？”

“有！”耆年斩钉截铁地说完，又从桌上拿起昨天晚上看的那本书，往纫兰面前一放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看看这本书就明白了！”

“我、我不识字啊……”这时，纫兰生平第一次感到识字的用途。为了弄明白耆年中的是哪门子的邪，乞求地问：“这本书写了些什么？”

“是专写太平天国起义的！”

“什么叫太平天国？”

“就是老辈子人说的长毛造反的事！”

“他们的女人真的不裹脚？”

“那还有假的？书上说，天王洪秀全有个妹妹叫洪宣娇，是个大脚板的姑娘，天天带着好多的大脚板的女兵南征北战，那些官兵、洋毛子见了她就怕，有的听了她的名就逃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

“书上写的还能假了？”

正在这时，院子中传来李如珍老人的话声：“纫兰！做早饭吧，耆年还得去小黑坨念书呢。”

纫兰边说：“爷爷！我这就去做。”边慌忙动身走出了厢房。

吃过早饭以后，李如珍老人不放心地叮嘱孙子，这些天来，外边很是不消停，传说官家的缉私队引着唐山一带的洋鬼子下乡杀义和团、红灯照，下了学就赶快回家。纫兰听后心里更是害怕，她悄悄地把耆年送到大门外，格外不放心地问：

“耆年！爷爷说的事记住了吗？”

耆年有些愤恨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……你下了学可别在外边玩，早些回来，免得让……爷爷记挂着。”

耆年有些懂事了，他清楚的知道纫兰说的“免得让……”这

未出口的话的真意，所以他望着纫兰那惶恐的神色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去了……

分别时，李大钊吃着妻子包的饺子，心里非常矛盾。

他本意想去求学，可又担心爷爷年迈体弱发生意外，万一谢世而去，这个家可怎么办？同时，他又不能把这种矛盾的心情通过神色、语言流露出来，惹得生病的爷爷再生气。故只好强打着笑颜喝酒、吃饺子，顺着爷爷的话音说。一句话，这顿起身饺子吃得真不是个滋味啊！

纫兰是个宁肯负超载的重荷，也绝不叫苦的贤淑、寡言的妇女。这顿起身饺子对她而言，将意味着长别懂事不久、知道什么是夫妻之情的丈夫；同时，还意味着自己一人支撑李家的门面，侍候很快就会谢世的老祖父……昨天夜里，万籁俱寂，她伴着耆年而卧，听着那极为熟悉的均匀的鼾声，暗自哭湿了被头。鸡一叫，她又轻轻地穿好衣服走出屋，独自一人在厨房里收拾送行的酒饭。吃过起身饺子以后，耆年该上路了，纫兰她又背着精心收拾好的红布包袱——包着她用感情和着泪水缝制的千针万线，为耆年送行。此时此景，她不知该说些什么，无声地和耆年相伴走在旷野的大道上。耆年多次示意她就此止步，她都没有说什么话语，只是眼含泪水、强做笑脸地摇了摇头，继续陪着耆年无声地向前走去……

黄瓜口到了，一叶帆船停靠在滦河岸边的苇丛中，年老的艄公站在船头，悠然四顾，似在寻觅搭船北去的乘客。耆年站在长堤旁边的柳树下，从纫兰的手中接过那个红包袱，极力控制着情潮的奔涌，深情地说：

“纫兰！我走了，家里的事……”

“说这些干吗！”纫兰的语调是凄楚、悲凉的，她急忙低下头，恨不得把脸庞藏到自己的怀中，莫让离去的耆年看到她一丝一

毫的真情。接着她又感情地说：“什么也别说了，你只管放心地去吧！家里的事，我都会料理好的……”

耆年望着垂首不语的纫兰，第一次感到妻子品格的高洁、伟大。尤其是当他想到纫兰像爱护弟弟似地伴他度过了六个春秋，而今又要孤零零地侍候年迈的爷爷过日子时，他那歉意之心、感激之心、恩爱之心……共同化做了泪水，冲开心头的闸门，涌出了泪泉，又无声地落在了滦河的长堤上。他不知是何时走下的堤岸，跳上了小船；他更不知道艄公何时桨点岸边，小船箭出弦似地驶向河道中心，顺风逆水北去……他只想看见长堤上那藏之胸前的头快些昂起，让他再望望那张泪迹斑斑的脸庞……

纫兰终于抬起了头，目送小船逆行远去，看见耆年站在船头向她频频挥手。顷许，感情的泪花完全挡住了她的视野，阵阵的溜河风吹乱了她的发髻……不知何因，她突然想起了家乡的妇女，在送亲人闯关东时唱的一首民歌，她禁不住地小声哼唱起来：

秋风阵阵吹，
流水哗哗响；
小船逆行去，
热泪往下淌；
愿亲人，把心放，
早早顺风回家乡！……

耆年离家之后，年轻的纫兰支撑着家庭，天天起五更、睡半夜，辛勤操劳持家。可是，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弱了，终于在两年后的一个下午，病情发展到了弥留之际。纫兰守在炕边，看着昏倒在炕上人事不省的爷爷，失却了主心骨，只是小声地啜泣着。站在一边的二婶，急忙俯下身，在李如珍老人的右腕上寻找着虚缓

的脉跳。有顷，她抬起头，焦急地说：

“纫兰！先别哭，快去把你树义叔请来。”

“那……三姑呢？”

“她离得太远，人不行了再去叫她！不然的话，她来了横竖不讲理的一折腾，大爷气得连愁头的面也见不上了！”

纫兰擦了擦满面的泪迹，转身慌忙走出屋去，恰好碰见惶然赶来的树义，未等纫兰启口，树义关切地问：

“大叔的病好些了吗？”

“不行了！爷爷的眼神……都、都开始跑光了……”纫兰边说泪水边又涌出了眼眶。

树义急忙跟着纫兰走进正屋，赶到炕头旁边，听见李如珍老人在微弱地叫着“耆年……愁头……”顷许，他渐渐地苏醒过来，微微地睁开双眼，进入了谢世前的所谓回光返照的阶段。他声音颤抖地说：

“纫兰，快！快把上个月……耆年邮来的相片……拿过来，让我……再看看……”

纫兰哽咽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回身从墙上取下一个像框，放在爷爷的面前。李如珍老人看着那张头戴学生帽，身着学生装的半身相片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面带微笑地说：

“我，我放心啦……他、他……”

“他就要回来了！爷爷，您就安心地养病吧。”

纫兰好心的说完以后，李如珍老人突然又生起气来，哆嗦着说：

“什么？你……你写信告诉他、他了……”

二婶真怕李如珍老人气得一口气上不来，就此谢世而去，忙热心地解劝：

“大爷！别生气，纫兰这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，再说……”

“信是我写的，不怪纫兰。”树义忙解释说。

李如珍老人终于在纫兰细心照顾下安然去世。

(三)

为了努力于民族解放之大业，李大钊想去天津卫继续求学深造，但没有钱又使他寸步难行。

东乡宋举人看上了李大钊的才能，常对人说：“冀东二十三县，步我之后尘者，惟耆年也！”为把他培养成统治阶级的奴才，主动托人捎信，愿出钱供他上学。李大钊知道宋举人的狼子野心，断然予以拒绝。

李大钊送走客人回到屋里，继续坐在炕沿上双手抱头沉思，蹙眉不语。纫兰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女子，从不希望亲人为她排忧解难。同时，她更不愿意亲人的内心郁闷、难过。她看着默然不语的耆年，小声试探地问：

“你真的能变出钱来吗？”

耆年缓缓地放下双手，慢慢地抬起头，看见纫兰那一双哭肿了的眼睛，吐露出希望的目光，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：

“咳！我哪有办法生出钱来啊……”

纫兰明白了，方才耆年说的另谋出路，只不过是一句推脱之辞。她商量地问：“为了你能去天津卫念书，我们向宋举人借些钱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！”耆年异常坚定地说：“宋举人想用钱笼络我，将来好让我跟着他坑害穷苦百姓，为他赚更多的钱。我不能误入他设好的圈套，从而断送了我救国救民的大志！”

纫兰感到耆年说得在理，就不再提这件事了。少顷，她又疑

虑地问：

“晚一年再去卫里报考不行吗？”

“就我个人而言，再晚两年也是无所谓的。”

“那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纫兰！我们的国家内受清廷的欺压，外受洋鬼子的盘剥，已经到了国将不国，民将不民的垂危地步，是何等地需要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来医治她的创伤啊！”

纫兰看着耆年越说越激动的样子，心里深深地被打动了，她温柔地说：

“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不懂，可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对的。告诉我，今年你一定要去天津卫投考吗？”

耆年深沉地、却又是从容不迫地说了个“是”字。纫兰二话没说，转身打开娘家陪送的嫁橱，打开一个用红布裹了又裹的布包，原来是珍贵的金银首饰。她双手捧到耆年的面前，声音细小，却充满着感情地说：

“这是俺娘家陪送我的，拿去吧！”

耆年看着面前的金银首饰，身不由己地伸出了双手，紧紧地抓住纫兰捧着金银首饰的那双手，激动不已地叫了一声“纫兰……”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！纫兰看着耆年的两眼中滚动欲出的泪水，眼睛也突然湿润了。她声调有些凄凉，却饱含着深情厚意地说：

“快别这样，拿去吧！我就是靠典当挪借，也要让你去卫里求学。”

耆年被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打动了，他那不轻弹的男儿泪夺眶而出，颗颗落在了纫兰双手捧的金银首饰上……

在一个伏天的清晨，纫兰背着一个行孝的白包袱，再次默默无声地把耆年送到滦河岸边的黄瓜口，登上一条逆水北去的帆